

海德格尔文集

孙周兴 王庆节 主编



Martin Heidegger

尼采

下卷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海德格尔文集

孙周兴 王庆节 主编

尼采

下卷

孙周兴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德格尔文集. 尼采: 全2卷 / (德) 海德格尔
(Heidegger, M.) 著; 孙周兴译. ——北京: 商务
印书馆, 2015

ISBN 978-7-100-09431-3

I. ①尼… II. ①海… ②孙… III. ①尼采, F. W.
(1844~1900)—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1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561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海德格尔文集

尼采

(全2卷)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431-3

2015年11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5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78½

定价: 268.00 元

目 录

(下 卷)

第四章 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与权力意志·····	689
第五章 欧洲虚无主义·····	716
第1节 尼采思想中的五个主标题·····	716
第2节 作为“最高价值之贬黜”的虚无主义·····	729
第3节 虚无主义、虚无和无·····	735
第4节 尼采的宇宙学和心理学概念·····	741
第5节 虚无主义的起源,它的三种形式·····	749
第6节 作为范畴的最高价值·····	756
第7节 虚无主义与欧洲历史上的人·····	766
第8节 新的价值设定·····	770
第9节 作为历史的虚无主义·····	776
第10节 价值设定与权力意志·····	782
第11节 尼采的历史解说中的主体性·····	795
第12节 尼采对形而上学的“道德”解释·····	802
第13节 形而上学与拟人论·····	813
第14节 普罗太哥拉定律·····	820
第15节 主体在近代的支配地位·····	826

第 16 节	笛卡尔的 cogito[我思]作为 cogito me cogitare [我思我思]	833
第 17 节	笛卡尔的 cogito sum[我思我在]	844
第 18 节	笛卡尔和普罗太哥拉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	855
第 19 节	尼采对笛卡尔的态度	861
第 20 节	笛卡尔与尼采的基本立场的内在联系	877
第 21 节	人的本质规定与真理的本质	880
第 22 节	形而上学的终结	887
第 23 节	与存在者的关系和与存在的关联,存在学 差异	891
第 24 节	作为先天性的存在	902
第 25 节	作为 ἰδέα[相]、作为 ἀγαθόν[善]、作为条件的 存在	913
第 26 节	关于作为 ἰδέα[相]的存在的解释与价值 思想	920
第 27 节	关于作为权力意志的存在的筹划	926
第 28 节	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和人的本性	932
第 29 节	作为空虚和丰富性的存在	937
第六章	尼采的形而上学	948
第 1 节	导论	948
第 2 节	权力意志	954
第 3 节	虚无主义	964
第 4 节	相同者的永恒轮回	974
第 5 节	超人	982

第 6 节	公正	1006
第七章	对虚无主义的存在历史规定	1027
第八章	作为存在历史的形而上学	1099
第 1 节	形而上学之本质开端中的什么—存在与如 此一存在: ἰδέα[相]和 ἐνεργεῖα[实现]	1099
第 2 节	ἐνεργεῖα[实现]向 actualitas[现实性]的转变	1112
第 3 节	真理向确信的转变	1125
第 4 节	ὑποκειμενον[基体]向 subiectum[一般主体] 的转变	1134
第 5 节	莱布尼茨:现实性与表象的一体性.....	1142
第 6 节	一般主体性与主体性	1163
第 7 节	莱布尼茨,“二十四个命题”.....	1167
第九章	关于作为形而上学的存在历史的草案	1175
第 1 节	从存在历史而来	1175
第 2 节	论近代形而上学的本质规定	1177
第 3 节	对象性——超越——统一性——存在(《纯粹 理性批判》第 16 节).....	1178
第 4 节	存在——对象性(意志)	1180
第 5 节	作为对象性的存在——存在与思想——统一 性与·Εν[-]	1181
第 6 节	对象性与“反思”、反思与否定性.....	1182
第 7 节	反思与再现	1183
第 8 节	反思、对象与主体性.....	1184

第 9 节	先验	1185
第 10 节	repraesentatio[表象]与 reflexio[反思]	1186
第 11 节	存在——现实性——意志	1187
第 12 节	存在与意识(在存在历史意义上来经验)	1188
第 13 节	作为意志的现实性(康德的存在概念)	1189
第 14 节	存在	1191
第 15 节	形而上学之完成	1193
第 16 节	存在	1194
第 17 节	实存	1195
第 18 节	存在以及对实存概念的狭窄化	1199
第 19 节	谢林与基尔凯郭尔	1200
第 20 节	谢林	1201
第 21 节	实存与实存性质	1202
第十章	回忆到形而上学中去	1204
编者后记	1217
全书概览	1222
人名对照表	1223
译后记	1225

第四章 相同者的永恒轮回 与权力意志^①

1

乍看起来,几乎没有丝毫理由让我们断定尼采哲学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完成;因为,通过对作为“真实世界”的“超感性世界”的取消,尼采哲学宁可说是对一切形而上学的拒绝,是迈向对形而上学的最终否定的一步。诚然,尼采的基本思想,即“权力意志”,依然包含着一种暗示,是要把存在者整体之存在状态解释为意志。意志与知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根据谢林和黑格尔的方案,知识和意志构成理性的本质。而在莱布尼茨关于实体之实体性的方案中,知识和意志被思为 *vis primitiva activa et passiva* [主动和被动的原始力]。然而,权力意志这个思想,尤其是它的生物主义形态,似乎脱离了上述方案领域,似乎更多地通过变形和平面化打破了形而上学传统,而不是完成了形而上学传统。

何谓完成呢?什么东西不能被用作这种完成的评价标准?在何种意义上我们可以从中确定一种“学说”?这种完成以何种方式

^① 参看本书上卷,第 642 页。在那里,作者对“作为认识的权力意志”这个讲座的中断作了说明。——原注

保持在那个主导方案(存在者得以在存在中被澄明)^①,那个为形而上学本身奠定基础、并且把它构造起来的主导方案中?是否这种完成满足了这个主导方案的最终可能性,因此使之变得毫无疑问了呢?对于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在此无法深究。

- 2 说尼采哲学只不过是以前形而上学的变形、平面化和独断的摈弃,这完全是一个假象。不过,只要我们肤浅地来设想尼采的基本思想,则这个假象就将是十分顽固的。而我们之所以会肤浅地设想尼采这个基本思想,是因为我们对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性沉思受到了阻挡,而且,对于那些总是由个别的基本立场来完成的筹划,我们只是在它们本身所陈述的东西的界限内来思索的。在此被遗忘的是,它们的言说是如何不可避免地从一个背景出发说话的——它们在没有特别地追问这个背景的情况下从中显露出来,但同时又毫无疑问地返回去,去说这个背景。各种个别的基本立场是在那种早已预先抛给它们的原初的希腊筹划中理解存在者之存在状态的,并且把存在者之存在视为确定的,即在在场之持存状态意义上确定的。如果我们从这个主导筹划的视野内来思考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那么,我们就能避免对尼采哲学作一种肤浅的理解,避免把它当作诸如“赫拉克利特主义”、“意志形而上学”、“生命哲学”之类,从而编排到通常的历史学的盖棺定论中去。

如若我们的思考所依据的是那个基本的主导筹划,那个原初地超越整个形而上学史的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状态的主导筹划,那

^① 德语原文为: Seiendes gelichtet im Sein, 或可译为“存在者在存在中被照亮”。——译注

么,我们就能认识到: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学说乃是在形而上学上必然的和最终的东西。对这个学说与有关权力意志的基本思想之间的联系作出规定,我们就能使尼采哲学显露为西方形而上学的具有突出地位的历史性终点。而有了这样一种知识,尼采哲学又将逼使我们进入那种争辩(Aus-einander-setzung)的必然性中,在这种争辩中并且对于这种争辩来说,西方形而上学作为一种完成了的历史的整体,把自身置回到曾在状态(Gewesenheit)之中,也就是说,把自身置回最终的将来状态(Zukünftigheit)之中。这种曾在状态把表面上看来仅仅过去的东西释放到它的本质之中,特别是把表面上看来已经彻底沦陷的开端转渡到它的开端性之中;通过这种开端性,这个开端将超越一切后来之物,因而是将来性的。这个本质性地现身的过去,也即以各种方式被筹划的存在状态,作为被掩蔽的存在之真理,主宰着一切被视为当前的、并且——借助于其作用力——被视为现实的东西。

为了规定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与权力意志之间的联系,我们的思考需要采取如下几个步骤:

一、根据形而上学史,关于相同者永恒轮回的思想预先思考了权力意志思想,也就是说,它预先思考了权力意志思想的完成。

二、根据形而上学,在其近代阶段以及在其终结史上,^①这两个思想思考的是同一个东西。

三、在这两个思想的本质统一性中,正在自我完成的形而上学道出它的最终之词。

^① 参看《林中路》,第301页以下。——作者边注

四、这种本质统一性还未被言说，这个事实为这个完成了的无意义状态的时代奠定了基础。

五、这个时代实现着现代的本质，而现代由此才达到自身。

六、历史地看来，这样一种实现——隐蔽地并且对立公众假象——乃是那种过渡的急难(Not des Übergangs)，这种过渡接受一切曾在之物、并且为将来之物做着准备。那就是一种通向存在之真理的守护状态的过渡。

权力意志乃是权力本身的本质。这个本质就在于权力的那种强势作用(Übermächtigung)，也就是使权力进入它能支配的自身提高之中的强势作用。意志并不在权力之外，而是在权力之本质中强大的命令，即要求拥有权力(Machthabe)的命令。只要存在仅仅被设定为权力或者仅仅被设定为意志，而权力意志是在一种作为权力的意志或者一种作为意志的权力意义上被解释的，那么，
4 在形而上学上把存在规定为权力意志，这种规定的决定性内涵就还是未被思考的，而且就会受到误解。把存在(即存在者之存在状态)思考为权力意志，这意思就是说：把存在理解为权力向其本质的释放，而且这种释放的方式是：无条件地运作的权力把对象性地起作用的存在者置入存在者对于存在的独一无二的优先地位中，并且使存在沦于被遗忘状态中。

权力的这种向其本质的释放是什么呢？尼采未能加以思考。任何形而上学都不能对此作出思考，因为形而上学不能追问这个

问题。相反地,对于他把存在者之存在解释为权力意志的做法,尼采是把它放在与那个存在规定——在“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这个名称中出现的存在规定——的本质统一性中来加以思考的。

从时间上看,尼采对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这个思想的思考早于对权力意志的思考,尽管对后者的暗示差不多也早就有了。但轮回思想主要是在实事上(*sachlich*)更早些,也就是抢先一步,虽然尼采本人从未能明确地深思轮回思想与权力意志的本质统一性本身,也未能在形而上学上把这种统一性提升到概念层面。同样地,尼采也未能认识到轮回思想的形而上学历史意义上的真理性。个中原因并不在于,这个思想对尼采来说还是模糊不清的,而倒是在于,尼采与他之前的形而上学家一样,也未能找到路径,返回到形而上学主导筹划的基本特征中去。因为那个根据存在状态对存在者的形而上学筹划的主要特征,从而也包括对在场状态和持存状态区域内的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表象,惟有当那个筹划被经验为历史性地被筹谋出来的东西时,才成为可知的。这样一种经验与形而上学偶尔关于它自身提出来的说明性理论毫无共同之处。就连尼采也只是达到了这样一些说明而已;当然,我们不能把他的这些说明肤浅化,弄成一种形而上学的心理学。

所谓“轮回”,思考的是生成者的持存化过程,也就是使生成者之生成在其生成之持久(*Werdedauer*)中得到保证的持存化过程。而“永恒”思考的是这样一种持续性的持存化过程,也即在向自身返回、并且向自身先行的循环意义上的持续性的持存化过程。但生成者并不是一种无限地变换着的多样之物的不断变化的不同者。生成之物乃是相同者本身,这意思就是说:它是在不同者的当下差

异性中的统一者和同一者，即同一之物（das Identische）。在相同者中，思考的是某个同一之物的生成着的在场状态。尼采的思想思考的是生成者之生成持续的持存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成者之生成进入同一之物的自身重演的这种唯一的在场状态之中。

这个“同一者”（*dieses* “Selbe”）与那种对所有共属一体之物的不可重演的支配（*Ver-fügung*）的唯一性是鸿沟相隔的。而唯出于这样一种支配，差异才得以发端。

这个轮回思想并不是赫拉克利特主义的，即通常的哲学史所理解的那种赫拉克利特主义。但它思考——以一种在此期间已经变得非希腊的方式——从前被筹划出来的存在状态（即在场的持存状态）的本质，思考这个本质的无出路的、在自身中蜷缩起来的完成。因此，开端被带入其终结的完成之中。对于存在状态之最终筹划来说，这个关于 ἀληθεια[无蔽]的本质意义上的真理的思想，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遥远。这里讲的 ἀληθεια[无蔽]是这样一种真理，它的本质到达（*Wesensankunft*）承荷着存在，并且让存在在其与开端的归属感中找到归宿。在尼采思想中，“真理”变得僵化了，成了一个乏味的本质，亦即成了与存在者整体的一致性意义上的真理，以至于在这种与存在者的一致性中，是决不能听到存在的自由声音了。

存在之真理的历史终结于存在之真理的失落；这种失落是通过未经奠基的 ἀληθεια[无蔽]的突然崩溃而得到准备的。但同时就势必产生了一个历史学假象：仿佛现在 φύσις[涌现、自然]的原初统一性的原始形态被重新赢获了；因为早在形而上学的早期时代，它就被分化为“存在”和“生成”了。如此这般被分化的东西被

分配给两个决定性的世界,即真实世界与虚假世界。

但是,人们会说,对两个世界的区分的扬弃以及对这两个不同世界的消除,不就意味着人们找到了返回开端的道路,因而克服了形而上学么?不过,尼采的学说并不是对形而上学的克服;它是对形而上学的主导筹划的极端的盲目采纳。因此,它本质上也就不同于对那些关于世界事件循环运动的古代学说的站不住脚的历史复活。

只要我们把轮回思想称为一种未经证明的和不可证明的稀奇古怪的东西,并且把它列为尼采那些诗意的和宗教性的念头之一,我们就把这位思想家贬降到今天的流行意见的水平上了。就本身来说,这或许还不算太糟糕,无非是那些自以为无所不知的同时代人的永远免不了的误解而已。但这里有另一个性命攸关的东西。对尼采轮回学说的形而上学史意义的不充分的追问,撇开了西方思想历史进程中那种最内在的急迫性,并且因而通过对遗忘存在的谋制的共同实行,^①证实了存在之被离弃状态(Seinsverlassenheit)。

但这样一来,我们也就失去了第一个先决条件,也就是我们为了把尼采那个看起来更可理解的权力意志思想把握为形而上学的基本思想时必须满足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如果权力意志是存在者之存在状态的本质特征,那么,它所思考的东西必定就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思想所思考的。

^① 此处“谋制”德语原文为 *Machenschaft*, 其日常含义为“阴谋诡计”, 英译本也相应地译作 *machination*。——译注

如果我们更深入地思索一下一切形而上学的主导筹划,我们就能看到,尼采这两个思想思考的是同一回事——权力意志是在现代意义上进行思考的,而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则是在终结史意义上进行思考的。一切形而上学的主导筹划,因为它根据存在者的存在状态来表象存在者的普遍性,就把存在者之为存在者设置入持存状态和在场状态的敞开域之中。可是,持存状态和在场状态,以及在场的持存化,到底是从哪个领域出发被表象出来的,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使形而上学的主导筹划感到不安。形而上学径直保持在它的筹划的敞开域中,向来根据有关已经预先得到规定的存在者之存在状态的基本经验而对在场之持存化作出一种不同的解释。但假如有一种沉思被唤起,这种沉思渐渐地看到了澄明者(das Lichtende),即居有着每一个敞开域之敞开状态的澄明者,^①那么,持存化和在场本身就能够从本质上受到追问。于是,两者就将在它们的时间性本质中显示出来,同时要求我们放弃人们通常在“时间”名义下理解的东西。

现在,权力意志就可以被理解为提高(Überhöhung)即生成的持存化,因而也就可以被理解为形而上学的主导性筹划的变化了的规定。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可以说承荷着它的本质,即作为持久

^① 此处的“澄明者”(das Lichtende)和“居有”(ereignen)显然与海德格尔在此间其已经形成的关于“澄明”(Lichtung)和“本有”(Ereignis)的思想相关。参看海德格尔:《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全集》第六十五卷,美茵法兰克福1989年。——译注

物之生成的最持久的持存化。不过,无疑地,所有这一切仅仅出现在那种追问的视野内,这种追问着眼于存在状态的筹划领域及其奠基来追问存在状态。在这样一种追问中,形而上学的主导筹划,因而也包括这种形而上学本身,根本上已经得到了克服;它们不再被允许充当第一性的和唯一决定性的领域。

可是,我们首先也可以做一个努力,在形而上学视野内、并且借助于形而上学的区分,推导出“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与“权力意志”的同一性。我的讲座《作为艺术的权力意志》和《相同者的永恒轮回》^①就是走在这条道路上面,意在洞察两者的内在统一性。从 8 一开始,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与权力意志就被把握为关于存在者整体本身的基本规定,而且,权力意志被把握为历史终结处对什么一存在(*Was-sein*)的烙印,而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被把握为对如此一存在(*Daß-sein*)的烙印。论证这个区分的必要性固然已经被认识到了,并且在我的一个尚未发表的讲座(作于 1927 年)中得到了阐发。^②但是,这个区分的本质来源依然是蔽而不显的。

这个区分的根据何在呢?它所区分出来的东西的优势地位在整个形而上学史上都是毫无争议的,而且总是变得越来越自明。那么,这种优势地位的根据又何在呢?就它们的区别来说,什么一存在($\tau\acute{o} \tau\acute{i} \epsilon\sigma\tau\acute{\iota}\nu$)与如此一存在($\tau\acute{o} \epsilon\sigma\tau\acute{\iota}\nu$)与另一个区分相合,后者处处都支撑着形而上学,并且在柏拉图关于“ $\acute{\omicron}\nu\tau\omega\varsigma \acute{\omicron}\nu$ ”[真实存在

① 即本书上卷第一章和第二章。——译注

② 海德格尔这里所指的讲座现已出版,被辑为《海德格尔全集》第 24 卷。参看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基本问题》(1927 年夏季学期讲座),F.-W.冯·海尔曼编,美茵法兰克福 1975 年第一版,1989 年第二版。——译注

者]与 $\mu\eta\ \acute{\omicron}\nu$ [非存在者]的区分中首次而且也是最终地得到了固定——尽管也可能变化乃至不可认识(参看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卷七第四章,1030a17)。^① 所谓 $\acute{\omicron}\nu\tau\omega\varsigma\ \acute{\omicron}\nu$ [真实存在者],存在性的、也即在 $\acute{\alpha}\lambda\eta\theta\epsilon\iota\alpha$ [无蔽]意义上“真实的”存在者,乃是一个“外表”(Gesicht),一个在场着的外观(Aussehen)。在这样一种在场状态中,某个存在者所是的什么(*was*)与它——在其外观之当前中——存在这一如此(*daß*),一体地同时成其本质。这个“真实的世界”乃是在其如此(*Daß*)方面预先被确定的世界。可是,只要它作为“真实的”世界与虚假的世界区分开来,而且只要虚假的世界只是模糊地显示出什么-存在(*Was - sein*),因此并没有“真实地”“存在”(*ist*),但同时,它其实也不是一无所有,而仍旧是一个存在者,那么,恰恰在 $\mu\eta\ \acute{\omicron}\nu$ [非存在者]中,“它存在这一如此”^②死搅蛮缠地显露出来了,因为它完全剥夺了那个纯粹“外表”,即什么(*Was*)在其中显示自身的那个纯粹“外表”。藉着 $\acute{\omicron}\nu\tau\omega\varsigma\ \acute{\omicron}\nu$ [真实存在者]与 $\mu\eta\ \acute{\omicron}\nu$ [非存在者]的区分,并且在这个区分当中, $\tau\acute{o}\ \tau\acute{i}\ \acute{\epsilon}\sigma\tau\iota\nu$ [什么存在]与 $\tau\acute{o}\ \acute{\epsilon}\sigma\tau\iota\nu$ [如此存在]($\tau\acute{i}$ [什么]与 $\acute{\omicron}\tau\acute{i}$ [如此])得以分离开来。如此一存在(*Daß - sein*)成为每个“这个”($\tau\acute{o}\delta\epsilon\ \tau\acute{i}$ [这个、个体])和 $\acute{\epsilon}\kappa\alpha\sigma\tau\omicron\nu$ [每个]的标志;而同时,它也总是使什么一存在($\acute{\epsilon}\acute{\iota}\delta\omicron\varsigma$ [爱多斯、外观])显露出来,而且仅仅由此规定了存在的一个如此(*Daß*),因而也把一个存在者规定为当下特定的存在者。现在, $\acute{\iota}\delta\epsilon\alpha$ [相]明确地成为某个 $\acute{\upsilon}\lambda\eta$ [质料]的 $\mu\omicron\rho\omicron\phi\eta$ [形式]意义上

① 参看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译本,吴寿彭译,北京1991年,第130页。——译注

② 德语原文为:“*Daß es ist*”。——译注